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希特勒



中国和平出版社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

希 特 勒

方 村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侯 健

编 委：王砚波 任梦熊 华玉佳
伏 琥 杨 光 骆桂明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希特勒
编委会 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

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100千字

ISBN 7-80101-284-8/G·200 定价：5.00元

希特勒小传

希特勒，1889 年生于奥地利靠近德国南部的布劳瑙镇。父亲是一个海关督察。希特勒幼时读书成绩很差，但对绘画有浓厚兴趣。父母去世之后，希特勒于 1908 年只身赴首都维也纳报考美术院校，屡遭失败后流落于街头。1913 年到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并在这里被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下士班长。德国战败后，希特勒成为仇恨共产党和犹太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连续组织暴动，建立纳粹党，煽动大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并于 1933 年爬上德国总理宝座。由这时起，希特勒加紧重新武装，极力鼓吹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疯狂向外扩张，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希

特勒先后吞并或霸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的领土，将魔掌一直伸向北欧、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杀害了千百万各族无辜百姓。最后，希特勒将数百万人的军队分布于欧洲东、西两线，频频发动“闪电战”，进犯苏联和英美，但在强大的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的打击下，希特勒霸占欧洲和世界的美梦终被粉碎。1945年4月底，柏林陷落，希特勒自杀。

目 录

希特勒小传

一、幻影中的少年	1
二、维也纳的流浪汉	9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下士班长	16
四、纳粹党主席	24
五、贝格勃劳啤酒馆枪声	31
六、监狱内外	41
七、心底的两个女人	51
八、登上总理宝座	58
九、上台后的屠杀	66

十、慕尼黑阴谋的前前后后	75
十一、黑色的九月	84
十二、大斧向西方砍去	93
十三、东方冻土上的惨败	102
十四、如履薄冰的独裁者	112
十五、尸迹无存的灭亡	124

一、幻影中的少年

小希特勒在德国和奥地利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不爱学习、却喜欢美术。特别是父亲死后，他更如一匹脱缰之马，退学回家了。

1889年4月20日，在奥地利和德国边境不远的一个叫做布劳瑙的小镇上，海关督察阿洛伊斯和他的年轻妻子克拉拉，生下了他们的第四胎孩子，他们给他起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辈原住在奥地利靠近捷克的瓦尔德维尔特尔。这个小村地处丘陵，每到夏季，林木葱郁。要说阿道夫·希特勒的家世，虽不算复杂，但也相当曲折。希特勒一

生仇恨犹太人，可他自己也多少沾点犹太人的血统。他的祖母玛丽亚曾在奥地利一个有钱的犹太人家充当佣人，42岁上生了个私生子阿洛伊斯，人家都说这是那个犹太富人的儿子与玛丽亚私通生下的孩子。过了5年，邻村一个磨坊工叫做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男人娶了玛丽亚，小阿洛伊斯就成了磨坊工的继子。又过5年，玛丽亚去世了，磨坊工只顾自己到处流浪，把小阿洛伊斯交给希皮塔尔村的弟弟抚养。阿洛伊斯经过许多年的生活磨难，38岁时当上了多瑙河岸边布劳瑙的海关督察。这个时候，阿洛伊斯才通过公证人伪称自己是约翰·格奥格·希德勒的后代，还偷偷地把教区洗礼名册上的“希德勒”这个姓氏改为“希特勒”。

阿洛伊斯有过三次婚姻。最后的妻子克拉拉是个体态苗条、性格温和的少女，16岁上给阿洛伊斯家帮工，与阿洛伊斯沾点亲戚关系，还应管阿洛伊斯叫叔叔呢。前两个妻子先后患病死去，阿洛伊斯就娶了年方18岁的克拉拉成了他的新妻，她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

阿道夫·希特勒幼小的时候，随着父亲阿洛伊斯工作的不断变化，家也经常搬动。希特勒3岁时，家还搬到过多瑙河对岸的德国境内巴索小城，希特勒在这儿与德国小孩玩得非常愉快；他也自然地学到德国南方巴伐利亚的方言成为母语。

6岁时，希特勒进入弗希拉姆的一所小学。幼小的希特勒的性格是顽皮而抑郁的。他的心思常常不在功课上，整天地与一帮野孩子打闹吵嚷，还爱当一个小头目，这招得父亲十分烦恼。老海关督察这时已经退休在家，生活虽说还过得去，但也说不上有多大富裕，住在家里找不到新的事做，性情变

得更加暴躁。希特勒异母所生的哥哥（也叫阿洛伊斯）刚 14 岁就从家里逃走了，父亲的火气不打一处来，经常找点岔子向希特勒发作。这老海关督察打人时拳头是不轻的，希特勒每次挨打，母亲克拉拉都吓得躲在角落里哆哆嗦嗦，但希特勒却咬着牙，闭着眼，一滴眼泪不掉。

希特勒 10 岁那年，全家搬到奥地利西北部的林茨郊区里昂丁的一处房子，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并按父亲的意愿进入当地的技工学校。技工学校的那些课程引不起希特勒的兴趣，但他紧皱着眉头，不敢违抗父亲的意志，还得天天背着那个绿色的软背包上学。

平常，阿道夫·希特勒是羞怯和沉默的，他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呆坐在窗边纹丝不动；但遇到他真正喜欢的，他的性情会很容易变得狂热起来。有一回父亲叫住他：

“阿道夫，到烟铺去给我买点烟叶。”

阿道夫答应了。

“快去快回。”父亲进一步叮嘱他。

阿道夫跑着去了。半路上他碰到几个小朋友，不知怎么提起了一年前爆发的波尔战争，在战争中德国日耳曼人与英国人打得十分激烈。阿道夫忘记了一切，他把小朋友们分成两拨，他自己率领的是“波尔军”，向扮演英军的孩子们展开了激战，撕撕打打，真的似的。玩了一个多钟头，不知谁提了醒，阿道夫才想起误了给爹买烟。这一次他差点又挨了老爹一顿毒打。

1903 年，家中遭到了不幸。元旦刚过 3 天，父亲到离家不远的斯泰弗洛酒楼里去喝闷酒，突然发病，胸膜出血，抢救也来不及，当天就死了。

父亲去世，家里的生活艰难起来。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出走在外，姐姐安吉拉也与一个税务员结婚。母亲亲生的几个孩子多数夭折了，最后剩下的只有阿道夫和妹妹。日子是难熬的。但阿道夫却像松了绑一样，没有严厉父亲的管教，精神上轻松了许多。母亲为了使他成人，把他安排在林茨的塞琪拉老太太家寄宿。这样便于他集中精力学习。但是阿道夫的功课老是不好，法语尤其学得极差。法语老师休谟试着启发他，帮助他，也引不起阿道夫的兴趣，有时还遭到这个任性少年的白眼。气得休谟老师连连叹气，对别人说：“要说这孩子就是白痴？不是！他是相当聪明的，可是他缺乏自我修养，还是个有名的好斗分子。他太任性，太骄傲，太易怒了！”休谟老师以后也不再多去规劝他，因为规劝和教育的结果，常常遭到阿道夫的暗怀敌意。

怪了，只有奥波德·波希老师讲的历史课，那么使阿道夫着迷。波希是个灰白头发的老人，看起来瘦弱无力，登上讲坛却全身都抖擞起来。最近他讲的课更有意思，他先把幻灯机在教室里安好，要讲的是古代条顿人的历史。幻灯映出了彩色图片。波希讲着讲着，感情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声音洪亮振颤，连那灰白头发都一抖一抖的，听这节德国古代课的所有的孩子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阿道夫自己却感到有股热血在他身体里沸腾，他紧闭着嘴唇，用胳膊使劲擦掉流在脸上的眼泪。

母亲和老师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想使阿道夫的学习成绩全面提高，可是怎么也提不起阿道夫的兴趣。这年秋天，该是阿道夫在林茨学习的最后一年了，林茨学校却不再收他，母亲唉声叹气，只好带着他到离家 25 英里的斯狄尔的另一条条

件较差的中学去继续学习。母亲在西希尼家租了一间小屋，把室内清扫得干干净净，以便让这个 15 岁的儿子静下心来读书。可是阿道夫仍然心猿意马，经常逃学。母亲强把他按到屋里温习功课，他却坐在窗口上，膝盖上垫着几张纸，两眼出神地观望着窗外的景物，用削尖的铅笔在纸上涂涂抹抹地绘画。忽然发现墙角上有两只老鼠探头探脑，他就丢下纸笔，忙从兜里掏出一把石子，向老鼠射去。这真好玩！

日子过得倒也很快，阿道夫 16 岁了。不知怎么搞的，他患了肺病，整天咳嗽得厉害；又患了鼻膜炎，常常流血。母亲慌了，一面找人帮助儿子医治，一面到学校给他办了退学。其实这点病很快也就好了，阿道夫却从此不再上学。他随着自己的兴趣，自由自在，高兴了就看点闲书，画画速写，更多的时候是穿街走巷，到处闲逛，到剧场看看演出尤其感到来劲儿。就在这种闲来无事的日子，有一天他在剧场里遇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这是本地一个装修商的儿子，摆弄各种乐器，有一套本领，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两个少年挺有缘分，一聊就聊到一块儿了。库比席克表示自己将来的前途是当个音乐家，阿道夫也信心十足地向朋友表白，立志当个画家。从此以后，几乎天天相见，有时漫步到多瑙河边聊到星空满天。

阿道夫玩野了心，又被幻想迷住，就向母亲提出要到首都维也纳走走。母亲给了他点路费，他就上路了。这个没出过远门的乡间小镇上的少年，初次见到这样目迷五色的欧洲著名大城，他被惊呆了。尤其是维也纳的音乐和建筑，深深迷住了他。这趟观光更刺激了阿道夫的艺术爱好，他决心要从事绘画和建筑了。这时奥地利正好发行国家彩票，阿道夫

兴致勃勃地找到他的朋友库比席克说：

“咱们凑点钱也买彩票，碰碰运气如何？”

“哪里能有那么多钱呢？”库比席克说。

“难道两人连10克郎也凑不齐吗？”阿道夫眉飞色舞地劝说道：“也许我们运气好，中彩后一下发了大财。那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多瑙河岸建起一座漂亮大楼，往里一住，我研究我的绘画、建筑，你研究你的音乐。还应该找一个姑娘来当管家，那时候……”

库比席克招架不住这位朋友的鼓动，掏出了一部分钱，凑齐10克郎买了彩票。可到开奖时，并未中奖，幻影破灭了。

1907年开春时，母亲的胸部疼痛比前些时候更为严重了。近来她有时疼得整夜不能合眼；天亮时，她叫阿道夫与妹妹保拉陪她到犹太人医生布洛克那里去看看。布洛克医生仔细给她检查了，眼中露出了深沉的忧郁。他悄悄地把阿道夫拉到门诊部的过道里小声说：

“你母亲的病是很严重的。”

“什么病？”阿道夫也慌了。

“她的胸部有一个不小的肿瘤。看起来那是癌症。”

阿道夫一听腿都软了，这时候他格外感到可能失去母亲的可怕。他那蜡黄的窄脸一歪，眼睛里滚出了泪水。

又经过仔细检查，母亲患的确是癌症。布洛克医生很认真地给她动了外科手术，切除了一个乳房。

开始，阿道夫和妹妹很好地照料母亲养病。全家使用父亲遗留的不多的财产支付了医疗费用和度过简单的生活。过了几个月，母亲的身体多少有点恢复，阿道夫又不安于平淡的日子了。秋天，他又向母亲提出要去维也纳闯路子，铁

了心地要考美术学院。母亲病情虽有好转，却也非常不愿儿子离开身旁。但阿道夫是很难说服的。母亲只好从抵押银行里为儿子取出 700 克郎作为用费，答应他到维也纳去。那天，库比席克帮助阿道夫抬着一个装满杂物的半旧皮箱去上电车，母亲和妹妹满含眼泪看着阿道夫的背影离去。

阿道夫当天到了首都维也纳。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这个大城，路是熟了，找好住处放下箱子，立即就跑到美术学院报名。他有很强的信心认为能够考取。谁料考试结果却没有中榜。阿道夫是不服软的，他气哼哼地找到美术学院负责考试的先生，质问这是什么道理。那位先生让他安静下来，和气地向他解释道：

“当然，我们是要看您的专业基础水平如何。就您的画作的实际状况来看，您的基础是不够扎实的。您的线条比较呆板，也许您的才能是在建筑方面，因此我们建议您考考建筑学院，如何？”

对方的和蔼态度使阿道夫的火气降温了。他垂头丧气地离开美术学院大门，无目的地沿着大街游走。很快他又振作起来，到建筑学院去打听怎样报考；但建筑学院的条件也很严格，首先要他出示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这使他又气又恨，牙齿咬着嘴唇，离开了建筑学院大门。

在想不出别的办法的日子里，阿道夫的心境极坏，他甚至忘记了母亲的病，好多天既不给家里也不给朋友写信。然而 10 月间，他接到家里来的一份电报，告诉他母亲病危，这时他不得不急忙赶回家去。原来母亲的病又复发了，癌症已侵入肋膜。动过手术的伤口要敷用大量碘酒，母亲疼痛得几至昏迷。前段日子由异母所生的姐姐安吉拉来侍候母亲，现

在安吉拉眼看就要生育，不能来了，阿道夫与妹妹轮流着，整天整夜地不离母亲身边，细心照料。库比席克常来看望，他发现铁石心肠的阿道夫，这段时间不仅嘴里的粗话少了，而且像个女孩那样温和地对待母亲。

母亲的病在12月20日夜突然严重起来。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阿道夫让母亲的身子靠在自己的身上。这时候库比席克推门进来探望，阿道夫不愿意别人看见母亲的痛苦，他打手势让库比席克赶紧走开。母亲却微微睁开眼睛，示意库比席克走过来，她潮红着脸，喘息着小声说：

“我不行了。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知心的人了。”

次日凌晨母亲去世。阿道夫脸色惨白，跪在旁边，在速记本上画了母亲的最后遗像。

二、维也纳的流浪汉

父母双亡的希特勒，只身来到维也纳。在维也纳，他一再投考美术学院，却都被拒之门外。身无分文的希特勒，只好和流浪汉们生活在一起，在流浪汉中，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阿道夫把母亲送进墓地之后，把父母的最后遗产清理了一下，他用其中的一部分支付了丧葬费和欠下的医疗费，又将剩下的这点钱分出一部分给姐姐和妹妹，自己手里留下的就不多了。

阿道夫顽强地认为，他的才能就是绘画，而他的前程，又完全寄托在维也纳。所以母亲的丧事办完，他就急想回到那个繁华的首都去。1908年

2月17日，阿道夫的瘦弱身影又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晃荡了。事业的不顺增强了他的孤独感，他非常希望好友库比席克也来维也纳和他一起闯荡世界。几天之后，库比席克真的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就把行李搬进了宿费便宜的斯通帕大街29号查克雷斯太太家。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靠墙还搁着一架破旧的大钢琴，两人的行李再铺开，屋里的地方就很小了。库比席克知道阿道夫有在屋里踱步的习惯，所以还得腾出三步长的一块地方给这个性格古怪的朋友使用。

两个年轻人的心思都是想考入他们各自倾慕已久的艺术殿堂：美术和音乐。比较起来，库比席克的专业基础要比阿道夫扎实，并且运气也要好得多。库比席克报考音乐学院后，很顺利就被录取了，欢喜异常的库比席克带上自己的女朋友来到宿舍，想让阿道夫也为自己高兴。谁料阿道夫坐在窗角，放下画笔，一种嫉恨的心情使他脸色十分难看。当库比席克再与他搭话时，阿道夫爆发了：

“走开！全都给我走开！——你这个女朋友也到维也纳来求学，胡闹，胡闹！”

库比席克明白阿道夫的叫嚷并不是完全冲着他们，而是借题发泄他自己内心的郁闷穷愁，所以点了点头，带着自己的女友出去了。

阿道夫在维也纳过的日子真是百无聊赖，他除了有时带着画纸站在远处的大树底下画画雄伟的教堂和剧院的外景，就是看看闲书；要么，就宁可挨它几顿饿，把从面包中省出的一点小钱凑足数目买张戏票，到歌剧院去欣赏演出。瓦格纳的那种充满乡情的悠扬乐曲使他回肠千转，百看不厌。

这年9月，阿道夫碰运气的机会又到了。这可不是容易